

献给《福州晚报》创刊二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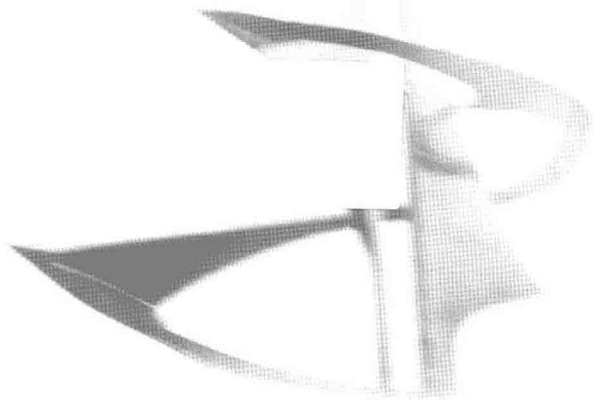
闽都杂谈

《福州晚报》杂文选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都杂谈

《福州晚报》杂文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都杂谈:《福州晚报》杂文选/潘文森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640-611-5

I. 闽… II. 潘…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340 号

闽 都 杂 谈

《福州晚报》杂文选

潘文森 主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611-5

I·395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潘文森

继杂文集《榕阴拾翠》、《三山夜话》分别为《福州晚报》创刊10周年、15周年献礼之后，今天，我们又选编出版第3本杂文集《闽都杂谈》，作为《福州晚报》创刊20周年的礼物。

杂文自出生之日起就受人喜爱，读者喜之，作者爱之，据说连许多习作者都喜欢从写杂文开始。或许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福州晚报》自创刊（1982年元旦试刊1号）之始，就在第4版刊出了第一篇杂文《迎新随笔》，紧接着在试刊2号（1月6日）正式推出了《夜话》杂文专栏，至晚报第500期共刊发杂文500篇。1983年10月18日《夜话》转归《兰花圃》副刊（不管是原来的每周5期还是后来的每周1.5期），杂文仍随《兰花圃》副刊每期一文，20年来没有间断，作者遍布全国各地，10年来接连正式出版3本杂文选集，《夜话》还入选1993年度《中国新闻年鉴》优秀栏目。一种文体能如此受人青睐，一个副刊能对它如此执著，实属可贵，也可喜可贺。

杂文为何有如此魅力？因为它是人们真实情感的流露，不论是对时政、对生活，还是对社会、对自然，喜怒哀乐，随抒随发，无遮无碍，畅快淋漓。还因为它不同于评论，它任何时候只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集体，更不代表官方；不管作者是谁，都只是一己之见，一家之言，不具“权威”性；不必像社论那样，需要组织人们去学习，要求人们去贯彻，你尽可爱则看之，不爱则弃之。由于它不是“权贵”文学——出身低微，平素好与百姓为伍；也不是指令新闻——无权指挥作者、编辑一定要写一定要发——因此，它题材自由，写法自由，来去也自由，什么人都可以写，有什么感都可以发，其题材可取自百姓的一呼一号，可源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它的命运全凭编辑定夺，他认为合用就用，不合用就让它去“应该去的地方”。或许正是这样，它一直为编辑所宠爱，成为报纸副刊的骨干体裁，对副刊的新闻性、时代性、可亲性、可读性，乃至战斗性，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此，它与社会最融洽，与百姓最亲近，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然而，由于职责所在，也是秉性难改，杂文总是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经常是匕首、手术刀不离手，因此总为一些人所不容。它的经历可说是所有文体中最为坎坷的。杂文成毒草、杂文作者被打成“反”字号人物的时期，就不用说了。就是现在，杂文作者被“对号入座”者公开报复和暗中“关照”的事仍时有所闻。再从杂文的身份来说，由于体裁的特殊，它有过一段好长时间的尴尬：是带“文艺性的评论”，可又不属文学作品；它有强烈的时代感，不少文章的新闻性并不亚于新闻评论，可也不属于新闻。结果，评好新闻没有它的分，文学作品评选也没有它的分。好端端的杂文被入了“另册”，成了无主的野孩子，只好在杂文自己领域抡刀舞棍，弄一些奖风光风光。好在近年来“中国新闻奖”和“省新闻奖”都设了一项“报纸副刊作品复评”，杂文才有机会作为副刊作品被推荐参评，正式成为新闻奖系列中的一员。

杂文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战士，也是最能和你推心置腹的朋友。《闽都杂谈》选自1996年以后《夜话》中的一百三十多篇杂文，就是一百三十多位这样的战士和朋友。它们一个个忠于职守：激浊扬清泾渭分明，针砭时弊毫不留情，批评世俗通情达理，解读人生情深意切，反思历史语重心长。然而，杂文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一种舆论，只有鼓与呼的功能。你可以监督人，可人家有权不看你，看了也有权不改；它（舆论）只有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应有的作用。对此，杂文作者心知肚明，从来不抱奢望。我们出这本书，除了庆贺之外，主要是检阅一下杂文作者的成果，感谢杂文作者对我们的支持，也为《夜话》告别20年、健步跨入21世纪壮行，决不是企求这些杂文能够长存。我们奋力要做的倒是，努力实践鲁迅先生生前的一个希望：让“杂文速朽”——世间没有了腐败，没有了不平，杂文还有什么用呢？

2001.7.1

献给《福州晚报》创刊二十周年

编委会

顾问:赵素文

主任:魏子望 叶向荣

副主任:潘文森 张维璟

成员:田润光 薛香泉

刘琳 郑觉华

庄永强

编务组

主编:潘文森

副主编:危砖璜

目 录

序

潘文森 1

对“诺奖”不该冷漠

刘根生 1

勿忘共同富裕

楚 怡 4

越护越短的武大郎

张若愚 7

谁有资格著书立说?

鄢烈山 10

麻将的“隐形功能”

张桂辉 13

礼的嬗变

陈华美 15

请鲁迅“三谈香港”

楼宇然 17

藤说

屈超耘 19

“谦虚使人骄傲”论

吴 非 22

“荒谬有理”论

刘洪波 24

别吃掉了“劳动者”

——想起了巴黎公社第94号公告

潘文森 27

讨掌声·赠掌声·给掌声

唐剑锋 30

孩子，多给他鼓励

陈 奇 32

何为“席上珍”?

卓良辉 35

娃娃现状忧思录

马真划 38

也说豪放

舒 展 41

妄说“典礼”

马地丁 44

资“自”通鉴

傅书松 47

“假唱”与“唱假”	熊亚明	49
说“休”道“转”	陈 荫	52
秘书别义	危 砖 黄	54
天之于民厚否	林文富	56
文学过剩	房向东	59
会议人生	罗青山	62
赌风该煞	曾昭寿	66
外国的麻雀	李秋生	68
金钱有许多“能”	陈 启	71
赞“野生”	储一天	73
柱石的功能与位置	黄冠英	75
惊闻文抄公发大财	阿 牛	79
科技较量不是龟兔赛跑	柯 淦	82
漫说请客	叶公觉	84
论读书人的“偷”		
——胡黎明事件杂感之一	柔 非	86
谁乱大宋天下	苏中杰	88
周总理不让邓大姐当官	梁 牛	90
“拒贿”里面有文章	斯 挺	93
范理的“公不私谢”	吴文元	95
画鬼容易画人难	邹泉根	97
名人的神话	于永军	99
说“倒计时”	阿 芳	102
“哪壶不开提哪壶”	牛宝贵	105
“揣摩”一下自己	邬恩波	108
“死人”也要转变观念	何振光	111
从“移木赏金”说到“取信于民”	马赛克	113
“言筌”	鄢庆英	115
善待创作	文 天	117

想起林则徐的一副堂联	郭同生	119
敢于讲真话与敢于听真话	王 竞	121
我是否变得卑鄙了?	鲁 津	124
闲情散文悠着点	范双禧	126
随笔不能随便	李国涛	128
孩子是大人的老师	游鹤楼	131
赞“首先监督我”	左雪文	134
人才高消费现象	王若谷	136
为清官鸣不平	刘思一	139
篱墙之别	姜 华	142
名人、市长遭拒载的启示	黄意华	144
“晾晒”隐私	石 飞	146
论“酒后出丑”	汪金友	149
“怕”的境界	杨祖凤	152
厄尔尼诺·艾滋病·克隆羊	金 平	155
“文山”挖不止	楚 欣	157
“豆腐渣”工程及其他	韩导勤	159
做官做人难易论	苏天生	162
牛乡长的苦恼	聂中凌	165
也说“买椟还珠”	雷子龙	167
巴尔扎克的婚姻质量	周声华	169
珍藏友情	郭庆晨	171
应畏浮云遮望眼	林微润	173
真理与谬误 只差一步	陈天必	176
制服顽童及其他	高云方	179
女人断想	殷新波	182
没有希望的一群	闵良臣	185
不敢讲“品位”	阮 直	188
该吃苦时就吃苦	许吉友	191

读书人四病	梅桑榆	193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家长	陈郭志	196
看女足，想鲁迅	曾晓渊	199
漫说“一次性”	马霁鸿	201
周处：好人难当	门大为	204
把馒头切开	魏清瑞	206
给“病王菲”开处方	朱健国	208
官·打·捉·贼·保	詹鄞森	210
什么都有化肥味	杨庆春	212
天才的境界	叶延滨	215
可X的记事本	陈升钧	218
懒人时代	杨 白	221
趁自己还明白时	秦 海	224
问“岁”	周 敏	226
童言无忌	魏得胜	229
当怎样的“适者”	文 净	232
新闻的曲棍效应	韩石山	235
“性别差异”会消失？	严 阳	237
迷信的深度与广度	思 晨	240
尴尬的知情权	刘荣升	243
“台独”即汉奸	冯英子	246
惊闻上坟烧“小姐”	鲁 民	249
《红楼梦》里的公款吃喝	牛增印	252
似曾相识浮夸来	宋志坚	255
庆典浪费就是庆典腐败	焦国标	258
碎思录	周云龙	260
假如没有《焦点访谈》	宋协和	263
“胡萝卜”杯酒遥征文	杨方武	265
利用迷信干好事？	赵 敏	268

先哲论“生死”与殡葬改革	林精华	271
“依法治人”?	张金岭	274
“主编”也须打假	胡德培	277
读旧报随想二题	晓 月	279
福州地名随想	李乡润	281
攻守同盟书	金 鑫	284
墨写历史的信誉危机	张雨生	286
装嫩与装傻	悦 华	289
动物遐思录	平 方	292
鲁迅长寿又如何	赵家欣	295
写给陶渊明的一封信	章安君	298
记者的良知 (四题)	谌 震	301
彩排新世纪	李 辉	304
家政年度报告	杨盛龙	307
腐败的力度	兰 楠	309
美丽的谎言	宋祝平	313
人才打假	陈孝全	316
论美女的“敌人”	孙绍振	318
“正班级”是什么级?	黄 飞	321
是谁创办福州蒙学堂	王宜椿	323
南郭先生何其冤	杨东鲁	326
从考古发掘说起	盛大林	328
美食家悼词	宋法宏	331
护“鼠”的“猫”	林正让	334
工作, 让女人走开?	苏 琼	337
说“忍”	颜立水	340
是谁“发明”了豪华卷笔刀?	周贻海	343
朋友如茶	凡 夫	346

对“诺奖”不该冷漠

■ 刘根生

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最能牵动国际社会中枢神经的有两项大奖：奥林匹克奖和诺贝尔奖。有意思的是，我国公众对这两项奖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对前者牵肠挂肚，努力争取；对后者无动于衷，淡而漠之。

翻阅这时期报纸，便连续看到几篇文章，一篇是“教导”中国作家自尊自重“勿去害诺奖病”，一篇是告诫中国的经济研究者“不妨清高一回：诺奖又如何？”还有一篇文章则是对中国科技工作者说的：“不能认为诺贝尔奖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惟一标准。”

第一篇文章的观点似乎更有代表性，特摘抄于此：

文学创作既然仍是个体劳动，那么，他灿烂了，我们借不了他的光；他晦暗了，我们负不了他的债。无论哪国作家得奖，我只想读他的作品，看他是否实至名

归，而无兴趣关心他的国籍和种族。中华民族振兴不振兴，与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关系。凡像样的作家，皆宜看淡荣辱，羞问得失。（对诺贝尔奖）怨尤是无用的，敲门是可笑的。

是否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确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哪一方面、哪一领域水平的惟一标准，能否获诺贝尔奖一般来说也有一定的随机性，而许多没获此奖的文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其水平及成果也不在获奖者之下，但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承认的：诺贝尔奖是对人类社会最高层次智力活动的一种评价和奖励方式，也是世界上级别最高的智力竞赛奖，其获得者在智力、意志及知识积累上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也就是说，诺贝尔奖是值得追求的，希望中国人能获这个奖至少不是“病”，不是“可笑”之事。就像我们希望中国足球能冲出亚洲一样。

记得《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有篇文章曾作过这样一番论述：“一项严肃的诺贝尔奖，往往又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或一个国家的荣誉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总统曾多次毕恭毕敬地向诺贝尔人才敬礼，前苏联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向诺贝尔人才授勋，波兰人民曾经以全民游行的方式欢呼自己的民族英雄……正因为如此，居里夫人曾经把她发现的镭元素，用包含祖国名字的拉丁字母来命名；丁肇中把他发现的新粒子，用汉字‘丁’的变体‘J’来标记……诺贝尔精神同奥林匹克精神一样，既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又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它虽然不像奥林匹克大会那样，把国旗冉冉升起，但是，它却把民族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历史荣誉柱上。”这段话说得很透彻。而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奖，我们还能“无兴趣关心”获奖者的“国籍和种族”吗？

资料表明，自1900年诺贝尔奖颁布到1982年，美国有171人获此奖，英国78人，德国58人，法国44人，瑞典29人，苏联16人，意大利11人，荷兰10人，日本6人。发展中国家也有获奖的记录：阿根廷5人，印度3人，甚至埃及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也有人登上诺贝尔奖的宝座。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这样一个最勤劳、最智慧的民族，这样一个经过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的国家，实在不该再对诺贝尔奖那样冷漠了。虽然没有诺贝尔奖我们照样能让中华振兴，可此奖对人们振兴中华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却不可小视。

1996.2.1

勿忘共同富裕

■ 楚 怡

什么是共同富裕？共产党员怎样带领群众达到共同富裕？目前，似乎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据报纸报道，在共产党员王廷江决定捐献600万元财产时，有人曾劝他说，共同富裕也不是“平调”，你何必捐献那份厂子呢？把捐献和“平调”扯在一起，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使我联想到福建的钱四娘。倘要说巨额捐献，钱四娘比王廷江还早了几个朝代，她从长乐老家携款为莆田人修木兰陂，用的钱恐怕也不会比王廷江捐的少。所以，她被郭沫若誉为历史上“公而忘私第一人”。王廷江事迹虽然很突出，但从历史上说，他还算不上第一人，甚至也算不上第二人，至少在福建还有一位陈嘉庚。陈老先生一生捐献的钱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临终又把300万元存款悉数捐献给国家。而且，钱四娘也好，陈嘉庚也好，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员王廷

江这样做，为什么就有“平调”之嫌呢？

当然，有些年轻干部把王廷江的捐献和“平调”混为一谈，也不足为奇。因为“平调”一事发生在50年代后期的公社化运动中，他们没有亲身经历。但是，今天分清这一点，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理论上的是非，而且也是当前实际上存在的问题。比如眼下“穷庙富和尚”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有些人完全忘记了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谓“逐步实现”，至少应该有这样两步：第一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像过去那样大家捆在一起穷，就谈不上共同富裕了。第二步，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如不继续前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样也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所以，要看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真干社会主义，不仅要看他第一步的表现，更要看他第二步的表现。王廷江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在个人富起来以后，没有忘记带领群众奔向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

当然，从整体上来说，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这要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去实现，而不能、也不会以“平调”的方法去实现。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以这样的方法去实现共同富裕，到头来，只能是共同贫穷。至于共产党员自觉地以先富带后富，直到把财产献给集体，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党的宗旨的，也是应该提倡的。

其实，王廷江的可贵，还不只是表现在他能以共产党员的博大无私的胸怀，献出了600万元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以这600万元作为资本，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经过六年的努力，把600万元变成了4.8亿元，初步达到了全村的共同富裕。假如王廷江献出